跟尹老师聊骚聊出来的邪教拉郎

堂本刚／公孙策

基本上是把我俩最近的墙头给拉起来了，我们俩真可怕，衷心祝愿我俩不要再去祸害别的小哥哥了

不算是爱情故事，只是少年翩翩惊鸿一面，彼此人生中最美好的过客

我不太懂天地传说鱼美人的朝代，然后少包三本身就是扯淡（捂脸，所以就没有追究朝代的关系，把时间点定在了北宋

建议BGM：惊鸿一面-许嵩＆黄龄

紫竹搭的凉亭嵌在苏式园林的一隅，被葱茏绿意包裹着，倒像是一颗圆润润的琉璃珠滚进了这干净素雅的院子里，滴溜溜地闪着光。四面透风的凉亭笼着一层薄烟，熏香的气味伴随着漫不经心的琴声远远地传过来，惹得堂本刚不住地偏头去望。

“诶，师傅，是谁在弹琴啊？”

“别多管闲事！”张天师恨铁不成钢地拍了一把堂本刚的后脑勺，“人家知府家里的琴童，也是你要管的？”

“切，”堂本刚不服气地翻了个白眼，眼珠子却还是忍不住朝凉亭那头转，“熏烟弹琴，神神叨叨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诸葛子明啊？”

堂本刚本就是个不服管的硬石头，此时更是因为少年心性特意提高了音量，好像生怕那凉亭里的小童子听不见似的。张天师听了堂本刚这番不知天高地厚的话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张嘴就要用往日在道观里话劈头盖脸地往下砸，却突然想起这是堂堂知州府的后花园，岂是能说那等粗鄙之语的地方，硬生生把话压在喉咙口，憋得脸红脖子粗。

那凉亭里的小童莫约是听见了这番争执，手里的弹拨停下了，顺手熄了桌边上的熏香，拨开竹帘朝外头走来；忽然山间清风起来，原本覆着凉亭的那层薄雾倏地便给掀开了，一个白衣绿裳的身影从门柱后头闪出来，身型是清楚了，面容却还是影影绰绰的，只觉得像是山水画里走出来的，眉如远黛，眼如灿星。

堂本刚一见，笑眯了眼，抚掌大笑：“师傅，这回您可说错了吧？这弹琴的不是琴童，是公孙大人家的小姐啊！”

那背着手走下石阶的身影一顿，怒气冲冲地加快了步子，三两步站定在脸上笑意未散的堂本刚面前，抬起手腕“吧嗒”一声将折扇敲中了堂本刚的额头，瞪大了眼睛从牙齿缝里挤出两个字：“笨蛋！”

说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朝着东厢房走去，末了大概还觉得不解气，转过身对准了没恍过神来的堂本刚的屁股，狠狠一踹，蹬得他猝不及防扑倒在地。

“咳，”张天师高深莫测地捋了捋花白的胡须，戏谑地拍了拍堂本刚的肩膀，“公孙家三代单传，哪里来的小姐啊？这回出糗了吧？”

“啊？可是他……”堂本刚指着公孙策越走越远的背影，觉得惊艳又委屈——长得那么秀气，还穿得飘来飘去的衣服，分明就是个大家闺秀的样子嘛！

“行了行了，可是什么可是！”张天师打断了堂本刚的辩驳，“我们来这儿是做正事的，别招惹什么公子小姐的！”

“哦。”堂本刚闷闷地应了声，垂头丧脑地跟在张天师后头，朝着中堂间走去。

“张天师，”公孙等给拢着袖子挺直腰板走进中堂间的张天师深深作了个揖，“您可曾看出这东厢房侧的荷花池里妖孽的原型？”

“妖怪没有，爱打人的公子哥倒是有一个！”堂本刚突然从张天师背后窜出来，硬邦邦地丢给公孙等一句话。

“这……”

公孙等不解地看向张天师，对方却干笑两声，将徒弟塞回自己的背后，拱了拱手：“小徒顽劣，唐突了令郎，贫道在这儿给您赔不是了。”

公孙等大概也是知道自家儿子的个性，既见着张天师先退了一步，自然顺着台阶下：“哪里，尊徒机灵聪慧，想必是犬子吃了亏，才闹将起来，还望张天师海涵，莫要误了这捉妖大事啊！”

“无妨无妨，”张天师被公孙等一连串的恭维话说得一路舒服到了脚底心，笑眯缝了眼，“那荷花池里的东西贫道已经查清了，不过是小小红鲤一尾罢了！”

“不过是装神弄鬼罢了。”

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门外踱了进来，背着手昂着头，一副小老头子的模样，瞥见了堂本刚，露出了一个讥诮的笑来。

“什么装神弄鬼啊！你是不是想打架？！”

“策儿，不许胡说！”

公孙策瞟了一眼反应激烈的老爹和眼拙的小道士，撇撇嘴：“这天底下哪里来的妖魔鬼怪，还不是你们这些道士想出的骗银子的招数！”

“什么骗银子的招数！”堂本刚撸起袖子，扯住公孙策的前襟就要干架，“你再胡说八道试试看！”

“策儿！”公孙等一声低喝，示意公孙策适可而止。

“堂本刚！”张天师提着堂本刚的后领子把他扯开来，“你是不是骨头又痒了？！”

“喂，师傅，凭什么老是我吃亏啊？明明就是这小子出言不逊啊！”堂本刚气鼓鼓地瞪了张天师一眼，见他不肯松手，转而看向公孙策，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好几回，露出一个轻蔑的笑，“我看啊，是公孙大公子被那鲤鱼精迷得乐不思蜀，不想我们捉妖正道吧？”

“你胡说！”公孙策一下子涨红了脸，“你说谁乐不思蜀呢！”

“哦，那没有乐不思蜀，你们就是发乎情止于礼咯？”

“你胡说八道！”公孙策气得眼眶都红了，湿润润的眼珠子恶狠狠地盯着堂本刚，抬手就要把折扇丢到堂本刚脑门上，“爹你放开我！我今天就教训教训这个口不择言的臭道士！”

“够了！”公孙等一拍桌子，“策儿你给我退下！”

“……是。”公孙策不甘心地咬咬下唇，浅浅作了个揖，恨恨瞪了冲自己做鬼脸的堂本刚一眼，退到后堂去了。

这公孙家的荷花池里，确实是有那么一尾红鲤鱼的，才莫约修行了两百年，见了这粉雕玉琢的公孙小公子，竟动了凡心，常常化作少女模样伴在公孙策身边，却也不曾作出什么出格的事，只安安分分靠在桌边听公孙抚琴。

有时候听得兴起了，还随手变幻出一些法术，将湖底水盈盈的珍珠裹在湖水里，一串串地往公孙策手腕上挂。

“小鲤，别闹。”

公孙策皱起眉头，眼里却是温软笑意，嘴角也是扬起的，偏过头躲过鲤鱼精挥来的水珠。

公孙年纪虽小，对这山间水里的精怪倒是不害怕，他只道小鲤没有坏心，还给整日空落落的自己作了个伴，所以毫不在意她到底是人是妖，对着她反倒是露出最真的模样，嬉闹顽皮得像个孩子。

一曲终了，公孙策垂眸看一脸欢喜的小鲤，怜惜地摸摸她的脑袋：“你这两日出来玩，可要小心一些。”

小鲤修为尚浅，还不能开口说话，只偏过头眨巴眨巴眼睛，疑惑地看向公孙策。

“我爹请来了两位天师，”公孙策踌躇着说，“恐怕是冲着你来的。”

此话一出，公孙策就作好了看小鲤脱身入水，永不相见的准备，言辞之中自然也带了些诀别的伤感。可小鲤听了公孙策的话，不仅没有露出惊慌的神色，反而俏皮一笑，握紧公孙策的手反过来安慰他。

“小鲤，我知道这山里的道士大多都是草包，”公孙自是明白小鲤年少气盛，不把张天师一行人放在眼里，可他心里总有些不安，还是开口劝小鲤，“只是这回的道士大约真是有几分道行的，你还是回湖里避两天吧？”

小鲤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，伸手指指公孙的琴，又指指凉亭正对面的一小片空地。

公孙笑着点点头：“好。我弹琴，你跳舞，待会儿我送你回湖里。”

说罢，他低头随性在琴弦上抚了一把，即兴起了个调，指尖跟树枝头的雀儿一般，在琴弦之间拨动跳跃，振起一阵阵琴音；小鲤也纵身一跃，踮脚落在庭院当中，一身鲜红的外裳抖落开来，挂在纤细的胳膊上，颤巍巍地像是一只将飞未飞的鹤，腰肢轻软，几乎要腾空而起。

琴声愈急，足音愈紧，迭迭荡荡的水袖舞得也愈发的张弛有力。就在公孙策要拨出最后的尾音之时，一盂鱼缸从天而降，缸口泛着金光，直直朝着小鲤盖过去；她甚至还未来得及施法反抗，就早已被那突如其来的鱼缸压得打回原形，被堂本刚伸手一捞，便落入了鱼缸当中。

“小鲤！”

公孙策见状，吓得是眦目欲裂，也顾不得披上外衣，三两步从凉亭上冲了下来，伸手就要抢堂本刚手中的鱼缸，指尖碰着那冷冽的缸面，冷不丁打了个寒噤。

“她怎么了？你快放了她！”公孙策衣着单薄，双颊上却因为奔跑而染上了红晕，眼角更是因为焦急而泛着水润润的红，乍一瞪堂本刚，倒让他心旌一荡，心猛地漏跳了一拍。

“喂，臭道士，你傻站着干什么呢？快把小鲤放开啊！”公孙策瞧见小鲤的原型在小小的鱼缸里慌慌张张来回游动，急得跳脚，“小鲤什么坏事都没做过，你怎么捉妖不分好坏啊？！”

“那个……公孙公子，“回过神来的堂本刚不动声色地挪开了一点，“你别这么纠缠不清的，她可是个妖怪！”

“我管她妖不妖怪的，”公孙策踮起脚尖去抢堂本刚手里的鱼缸，“我在这院子里做功课，孤零零的，都是她陪着我的！”

“公孙策，你好好听我说！”堂本刚只用空出的一只手就阻了公孙的路，难得摆出一副及其严肃的神情来，“我师父说，这尾鲤鱼精缘分不在你，你若硬要和她纠缠不清，只会害人害己！”

公孙被他喊得一愣，三魂七魄都未能归位，堂本刚见状，轻叹了口气：“她的姻缘也是个跟你一样酸溜溜的书生，结局么，我是不清楚，不过人家陪了你这么久，你也总要放人家去寻自己的命数了罢？”

他这一番话竟是说得公孙策张口结舌，怔怔盯着那尾浮在鱼缸上的红鲤鱼，嗫嚅良久，才闭了眼狠下心来：“你总得将她放生在一个好些的池子里，水要干净，风水也要好的。”

“你就放心吧，我的大少爷！”堂本刚拍拍如丧考妣般的公孙策的肩膀，揉揉他的脑袋以示安慰，“哪儿还能找到比我们道观风水好的地方啊？”

说完，他捧着那水雕成一般剔透的鱼缸，小心翼翼地朝中堂间走去。

自那日小鲤被堂本刚带走之后，公孙策便过得昏昏沉沉的，功课也不做了，琴业也荒废了，原本伶伶俐俐的人现下整日坐在书房的小轩窗边发愣，连门槛都不迈出一寸。

他晨起远远望见水雾缭绕的亭子，只觉得那飞檐像小鲤扬起的裾边，檐角颤巍巍坠着的露珠又像极了小鲤送他的那串珍珠链子，而今他只恨当时自己未领她的情。又或是晚上临着上塌的时候，他撑着下巴仰望黑漆漆天幕上的星子，又觉得那闪闪烁烁的亮光何其像小鲤笑弯了的眸子，又引得他一阵惆怅，反正不论怎的，不论他看到什么，总能让他想到小鲤。

公孙策其实也明白，自己对小鲤并没有什么男女之情，不过是寂寞久了，又得人陪伴久了，失而复得得而复失，心头像是给人剜去了一块，空荡荡的，可这块心肝还不偏不倚卡在喉咙口，更让人硌得慌。

“喂！公孙大公子！”堂本刚瞧见公孙策这模样，心里头也是膈应得慌，可他的性子仿佛生来就不会悲伤似的，忽地就从公孙策头顶的门梁上倒挂下来，咋咋唬唬一声大喊，倒是把公孙喊回了神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公孙策自然是还没有释怀，对着跳到自己面前的堂本刚也没有好脸色。

“喂，我看你闷闷不乐，来陪你玩，陪你找乐子，你还摆一副臭脸给我看？”

“你要是真想让我开心，不如告诉我你把小鲤送到哪儿去了！”

“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那只鲤鱼精的缘分不在你，你这样——”

“我喜欢她，”公孙策打断了堂本刚的话，无奈地翻了个白眼，“可不是那种要娶她的喜欢！我就想看看她一个人怎么样了……一个人，总觉得怪冷清的。”

堂本刚眨眨眼，仔细品味了一番公孙策脸上的表情，突然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：“你说的话呢，明明是放下了的意思，可你心里却没有一点要放下的意思。”

堂本刚绕口令似的一句话把公孙策说晕了，他摆了摆手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其实还不就是这个意思？她呢，总有一天会阴差阳错碰见有缘人，有一番自己的爱恨情仇，而你嘛，”堂本刚不客气地戳了一下公孙策的额头，“自然也有人同你一道游遍大好河山，历经宦海沉浮，春风知己总相逢来的。”

公孙策听了这话，咬着下嘴唇不知在想什么，安静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：“你这话的意思是，小鲤以后情路注定坎坷，而我则会入仕作官？诶，那我怎么会游遍大江南北呢……”

“嗨呀，该死！”堂本刚慌忙捂住嘴，“又泄露了天机，师傅又该揍我了！真是的……你千万别给我乱讲啊！这是天机……天机！”

“行啦行啦，不说不说！不过你说我会做官……做官有意思吗？”

“做官有没有意思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啊，游历山水看风景最有意思！”

“喂，臭道士，听你这么说，看来你赏遍天下美景啊？”

“什么什么臭道士，我叫堂本刚！”堂本刚气呼呼地用手指在公孙策面前顿了三下，“赏遍美景嘛倒是谈不上，不过奇峰峻岭风花雪月，我还真是看过不少。”

“那这些风景，”从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公孙公子好奇地扯着堂本刚的袖子，“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当然是好看的……”堂本刚一回眸，看见的便是公孙策被期待奇异地点亮的脸，在夜里竟柔柔地晕着光，兀然话锋一转，“你想看么？”

“当然想看！”公孙策一下子从竹藤椅上蹦起来，发现有失形象后默默整了整衣裳，“咳，那你要怎么给我看？书上有种法术，就是……”

“别卖弄啦！要看跟我来院子里吧！”堂本刚不由分说拉过公孙策的手，将他扯到院子中间。

此时正值人定，连家丁管家都已经躺下歇息了，庭院里安安静静的，就只有一层薄薄的雾笼着，像个大锅盖似的扣在堂本刚和公孙策头顶；他俩不约而同地抬头望上去，朦朦胧胧看不见晴夜的星，却能看见雾气流动打起的圈圈。

“公孙，我教你用雾气画画。”

堂本刚笑吟吟的，指尖捻起一点黄光，在湿漉漉的雾气里莹莹的闪，忽而变换成浅黛和瓦蓝，在灰蒙蒙的雾气里窜开了个儿，晕染开一道道山丘的起伏和一排排浮云的层次。

“这儿是黄山，天都峰上风大雾气也大，我差点给吹翻了。”

“这儿嘛，是临安，西湖水清亮亮的，荷花也好看，粉嫩嫩的，跟小丫头的头花似的。”

“我还去过汴京城，嗨，那可真是热闹，街上都是接踵摩肩的，一个巴掌拍下去都有几个达官贵人！”

公孙策头一回跟人聊天一声不吭，眼神随着堂本刚的手指滑动，时不时点点头，逢着逗趣的地方就笑得前仰后合。

“所以你看啊，”大概终于讲完了自己游记的堂本刚语重心长地说，“你以后去的地方呢，比我多得多，你这一辈子才刚开始呢，现在你放不下的，大概就只是你人生中的沧海一粟吧，人呢，总是要向前看的！”

“喂，你怎么说话就像个老头子一样，”公孙策捅了堂本刚一肘子，“你不也是一辈子刚开始么？说得这么悲情做什么？”

“我嘛，”堂本刚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哼哼唧唧地说，“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个样子了。”

公孙策狐疑地看了一眼堂本刚，随后把眼神落到了自己满月抓阄抓到的纸扇上：“堂本刚，你今晚送了我这么多风景，我也给你送个回礼吧？”

“嗯，你送什么？”

“喏，我的纸扇！”

“切，附庸风雅，我一个出家人要纸扇做什么啊？”

公孙策一片好心被噎得无话可说，扬起纸扇又要敲堂本刚脑袋：“送你就送你，你哪来这么多废话！别人要我还不给呢！”

“行吧行吧，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，”堂本刚接过纸扇，展开一看，背面画着墨竹，正面一片空白，只在角落隽着“束竹”两字，“喂，公孙，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？”

公孙策霎时间红了脸：“你收着就行了，管这么多……！”

“公孙，”把纸扇别在腰上的堂本刚突然严肃了起来，握住公孙策肩膀“你是不是不再生我的气了？”

公孙策环视一番萦绕自己周身的风景，然后盯着傻愣愣的堂本刚看了半晌，终于笑弯了眼：“是啊，我不气了！”

谁知多年以后，公孙公子的宿命真真一句句同堂本刚说的话相应验，譬如天涯海角旧识相逢，宦海百丈惊涛难渡，还有红颜知己终成陌路。

跪在皇帝面前的时候，公孙策竟蓦然想起自己问过的“做官有意思吗”，还有当年坐在自己身旁的小小少年，用指尖画出的锦绣河山。

他深深叹了口气，合上眼，给走远了的官家做足了十叩首。